

第二十五章 戰西秦函關退木客 開東閣幕府贅松濤

山中木客喜音律，解吟詠，僭號稱王。大開韻府，招集詩豪，得吟哦軍十萬。遂築吟壇，拜詩魔為帥。其軍分平上去入四部。演為蜂腰、鶴膝等八陣，開十五國之風，惟秦最強。遂諷吉興師叩關請戰。山公先點強兵把住潼關，傳諸將共議破敵之計。諸將皆曰：「噤喉二處，皆稱險阻。為今之計，無如多積糧草，閉關守住要害，敵兵資竭力疲，必自散去。我無折矢之勞，坐收其效。此萬全之策也！」公艱然曰：「君等差矣！山魃猖獗，妄自稱乾，關中帶甲百萬，破此小丑如摧枯拉朽。正當礪兵秣馬，滅此朝食，豈可閉關示怯，為敵所笑？」諸將皆不敢言。

公遂令谷應領兵迎敵。木客笑曰：「武夫欲以力勝，先自失計。」兩軍相接，谷應一戰而北，引軍入關。公聞谷應兵敗，大怒，點齊部曲，親自出兵。石生入見，問：「何以戰？」公曰：「爾書生何知軍旅之事？」遂出戰。木客下令，軍中盡披穿山甲，前軍豎五十旗，右軍執趕山鞭，左軍使開山斧，與公戰於夕陽。公大敗，師盡崩裂。木客乘勝馳之。公正被困，忽一人徒手奮呼，阻截其勢。木客師辟易不敢前。公入關大慚，問其人曰：「壯士何來？」對曰：「將軍同里松月波，因訪令甥石蓮峰到此。見公被困，故不辭一臂！」公喜，邀入幕府。

石生聞山公師敗，笑曰：「不知敵情，焉得不敗？」及聞松濤至，二人相見大喜。生曰：「別來寤寐不忘。何意吾兄遠遊到此？」松曰：「自賢弟出門之後，深歎索居。孟秋，山公書到，說你未至，尊堂十分驚駭。我和籠碧知你不到必是中途有阻，只得出門尋訪，以慰尊堂之心。」生謝曰：「勞兄遠涉，何以自安？我到此已是七月將盡，舅父說剛有書回，我知家中免不得驚疑，隨即遣人回家，不料吾兄先已出門。」松曰：「既遣人回。也免得家中懸念。」生曰：「籠碧近況如何？」松曰：「他安無事，不過如此。府上與梅、柳俱是他照看，吾弟可以放心。」生曰：「蒙他相看，勝於骨肉，心實抱歉！」松曰：「相知周急，事極尋常。況他豐厚之家，更當如此！」生復詢二女，松曰：「別後我二人並不曾到他家去。來時曾去作別，兩人淒淒困守，容貌比前減多了。」生甚慨歎。

松濤正欲言入繡嶺之事，適山公來招二子入營問計。二子隨同入中軍。公自戰敗，令谷應堅閉潼關，不敢再出。木客令詩魔扎住關前，晝夜推敲，聲勢甚盛。松謂公曰：「吾觀敵人有傾岩赭嶺之雄，公誠不可與爭峰！」公曰：「吾方欲勵兵益眾，以圖必勝。如足下言，將如之何？」生即曰：「甥早已探知敵情。御此敵安用長槍大戟？直須賦詩，退之可也。」公曰：「即如子言，宜速為計。」生與松濤計議，謂松曰：「吾欲先為茗戰，君意若何？」松曰：「一路被村醜所困，正欲借此洗髮精神。雖非所長，願佐旗鼓。」

生將軍中亦分四部，建陸羽、龜蒙、毛文錫、盧仝四幟。上鑄龍團鳳餅之狀，色尚紫，名紫雲堆。兩人各率二部：濤名松蘿軍，生名石花軍。齊到關上。敵兵望見旗槍林立，遂來挑戰。兩軍開關迎敵，七戰而詩魔退舍。松蘿、石花二軍皆翊翊風生。石生復決蒙泉以灌之，騰波鼓浪，沸聲如吼。敵兵焚戰兩軍，遂列於關外。木客聞詩魔戰敗，並力御之。山公親往犒師，謂二子曰：「敵雖暫退，終相持不下，奈何？」二子曰：「破敵必待夜戰。」公曰：「夜戰宜多張火鼓，以助軍威！」二子曰：「無庸。」

一夜，四天鎖碧，皎月當空。下令軍中按甲束兵，各依節奏高歌趙宋、元、明之詩。敵軍聞之，莫不投瘡。詩魔與木客同登壁壘，倚月靜聽。詩魔曰：「宋以詞勝，元以曲勝，明以文勝。五七言皆平弱無奇，不足畏也！」木客遂令軍中歌而和之。次晚，二子復令大軍稍前，歌初、盛、中、晚四唐詩。木客曰：「此非晚夜之比！」詩魔曰：「詩盛於唐，調雖高，猶未盡善。歌而和者如故。又次夜，二子復令軍中歌晉魏六朝及兩漢詩。木客驚曰：「語和而莊，義嚴而密，又非前夜之比！」詩魔心頗怯，不能應。軍中寂然無聲。二子笑曰：「山鬼伎倆已露，益以後勁，立見蕩平矣。」松濤編板屋，得《小戎》婦女千人。至夜，兩軍翊翊，直逼敵營。或擊甕，或叩擊，嗚嗚然齊歌秦風《車鄰》、《四鐵》、《小戎》、《蒹葭》、《終南》、《黃鳥》、《晨風》、《無衣》、《渭陽》、《權輿》十篇，敵兵大敗，詩魔降，木客夜遁。

山公聞捷大喜，出關相迎。大軍凱歌《六月》，振旅入關。營中置酒命樂，歡聲洋溢。公親酬二子，松曰：「非石生不為功，草鄙之人何與？」生曰：「克敵皆吾兄之力，何多讓也！」公曰：「左提右挈，勛實相等，行當表奏，以彰懋德！」生曰：「松君虎賁之士，表薦允宜，甥不過逢場作戲，何能之有？況扳花念切，軍功亦不敢當。」公嘉其志，盡歡而散。

二子同入臥所。松曰：「近日軍中勞攘，未曾問你迷途入楚之事如何？」生想曰：「我遣人回，你已出門，怎知我迷途？」松曰：「豈但知道，繡嶺水散人家我還睡了兩夜來的！」生曰：「好奇怪！你怎生到得彼中？」松曰：「此話更奇！繡嶺不在宇宙之外，你能到，何獨我不能到！你且說述舟一節。」生曰：「說也奇異。來時舟泊金壇，被江風一夜吹送到彼。原來去年贈我畫圖的朗磚和尚就是那嶺上雨花宮的住持。我在寺中住了半月，因識水翁，移到他家。來時和尚未回，惜不能一見。且問你從何知道，尋到那裡？」松曰：「我也是到了金壇，巧巧遇見從前載你的舟人。他口誇江風吹送之快，因而問得消息，就上了他船，同入繡嶺。長老還不曾回寺，拈花和尚說你與水翁相善，你到這裡就遣人到彼候他。我因此與他同到他家訪問明白，蒙他留住兩晚，遂即作別。那裡面山水幽奇，果是一幅天然圖畫！惜不曾久留，細加探賞。」生曰：「且慢！我並沒有遣人入楚。你見水翁可曾問他？」松曰：「我只問你入秦之信。遣人不遣人不曾問他，他也沒有提起。」生曰：「我怕是和尚誤聞。」松曰：「我還忘了，水家郎有書帶來候你。」遂取書付生。生接書，知是盈盈所寄。問曰：「這書誰付你的？」松曰：「那晚剛欲就寢，有一七八歲小鬟送到書房，說是官人所寄。我要請會會，回說有病，不能會客。」生笑云：「此事你可與散人說知？」松濤搖首。生持書不發，又曰：「原來這和尚還不曾回寺。你還不知他神異，他去年還有贈我詩句，幻而難解。中有『江帆誤張』、『函關奏凱』之語，神奇乃爾！」松濤甚是驚異。時濤被酒先睡。生挑燈開緘，見書云：

錦水煙深，花賺漁郎之棹；草堂日暖，竹留君子之車。地非洛浦，而遇陳王，人喜東牆，而鄰宋玉。題紅一葉，和錦字以緘懷；麗落千言，將衍波而索賦。烏棲曲泣鬼驚神，白（歌）縈心繫念。含羞擲果，偶來月下之游，回顧雕欄，遂並星前之倚。清淡霏玉屑，侍見滿泛綠昌明；良夜剔銀燈，棋子敲殘紅蓓蕾。聯詩聯袂，君謬許為情所鍾；如友如賓，妾愧失於禮之外。一誦游儂之句，方期白首同心；忽聞阿母之言，暗惜紅顏薄命。感君情切，使妾心柔；遂致私誠，共申信誓。百年鳳卜，君向碧海東歸，妾向白首同心。

鞭齊掉。秋風吹雁路，別思方殷；遠水報魚書，愁心倍織。帷房密約，親何難於吹處求癡！幕府佳期，妾獨能於真中辨假。謂此情之甫定，況分袂之匪遙，縱彼美之可親，寧棄予之太速。指星誓月，君非無媒；接木移花，妾何敢信？是用略陳鄙陋，謹和偽札以同登；惟祈俯念盟言，共守貞心而不變。蒹葭白露，思以間而益深；契闊死生，情以卅舟而倍篤。楚雲秦樹，魂夢徒勞；逆旅異鄉，珍重為禱！

生覽書大驚。復觀偽札，知為山公所使，心大不悅。松方鼾睡，生急推之曰：「快醒！快醒！」松覺曰：「怎麼你還未睡？適才夢去，正與敵人鏖戰，被你推醒了。」生曰：「且莫說夢話。我問你，你到水家，水翁可有什麼話說我？」松曰：「他不曾說你什麼。」生曰：「怪道那和尚說我別後曾遣人到彼，他卻不錯。」松曰：「是誰遣去的？」生曰：「說也可笑，既稱知己，我不敢瞞你。水翁並沒有兒子，只有一女，貌比夷光，兼工鉛槧。房中有一妙婢，名喚彩蘋。因其婢得與相識，別時曾與密締絲羅。來到這裡，舅父屢以親事相強，我無奈，告以曾與水氏聯姻。誰知他偽托我言，遣使持書到水家絕親，將我從前之事一朝破露，豈不羞死！」松聞言，披衣起坐曰：「這等說來，書是尊聞所寄？我道你迷途甚奇，原來有此奇遇！書何所言？」生移燈近榻，以書示松曰：「珠玉之心，千伶百俐，早已識破是假。區區離間，從何而入？」松見書曰：「讀其書，知其人，真是閨中英雋。好笑阿紅說寄書的顛倒，瞞著魚雁，我倒被蛾眉賺了！」

石生一夜無眠，次日即欲辭別起身。山公問松濤，得知其故，大慚，謂生曰：「姊無緣，我也不再強你。你冒雪歸家，如甥舅情何？」生決意欲行，公不聽。自是，館甥之念遂絕。

一日，松謂生曰：「緣雖前定，君於中表誠為薄情！」生曰：「知我罪我，我皆由之。舅父既不我強，我倒為他覓得佳婿。」松問是誰，生曰：「君寧學王魔詰作老鰥耶？」松曰：「你敢是說醉話？」生曰：「我不醉，話也不錯。正欲借此謝罪紅妝，你不要看我的樣！」松止曰：「切勿輕舉，自討沒趣。這兩日睡夢不祥，夜來自夢睡在牀上，一人遞與我一隻小鳥，我接過來看，卻是死的，又放在枕頭上，不知主何應兆？」生拍掌曰：「夢兆甚祥，姻事必妥！待我解與你聽。你睡在牀上，乃坦腹之兆。鳥死乃羽卒，合來是一『翠』字，家表姊小字翠微。放在枕上，豈非共枕之先驗乎？」松濤大笑曰：「恐未必如君所解，且未知山公之意如何？不可造次。」生曰：「造次也必於是了。」

遂煩谷應為媒，且曰：「入楚偽札汝必知情，令你戴罪圖功，務須力贊。」谷應來與山公言。公以石生之事不諧，正爾抱悶，聞谷應之言，暗想：「松濤雖恬雅不及石生，其英傳俊拔亦世所罕儔。」頗動於中，以語翠微，翠微無言。公遂允其所求。生大喜，謂松曰：「庶幾不負吾兄此行，弟亦借此以酬知己。」松濤解所佩琥珀以為聘。公受聘，遂擇吉以女妻濤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